荊川先生右編

右編序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撰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内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淵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

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成敗愛惡利害慵偽凶吉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為之慮者雖不可為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

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

史記言也

荆川先生右編序

明南京吏部右侍郎福唐葉向高撰

荆川先生之為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開如所傳者多在于晚周元夷虜也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

道而下帥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
主外戚次宦官佞幸奸邪朋黨而亂繼之
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分門別
類便于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
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
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
未備而朱公校焉間敘于余敘曰右編者

言言又不數用然忠言嘉謨之傳于世
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雖聽言尤難
而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
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
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
亂興衰之故盡于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

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則得其符稽人則忠佞如見至于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雖黃充深致意蓋微揭皁囊封事當奉為準繩即以備黼座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厭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于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庶

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為也論人之言辨別黑白指陳媺隱搜撼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為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嬰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

士不能窮也上下二三千年間萬車之牘

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收于茲編

者僅僅如許頗不難哉乃其言復有聯有

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

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

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

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

日隅造膝稀聞所藉以効忠抒誠匡維補
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
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
明主可與忠言蓋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
生之惓惓而刋茲編也得無意乎余故因
命敘而及之雖然吾有感于先生之自敘
也宇宙棋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

善著而昏於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戚着而若于旁觀之掣肘旁觀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于譜者而用尚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亞與旁觀者兩相若也余不佞請以兹編為息壤焉

荆川先生右編序

明翰林院修撰瑯琊焦竑撰

荆川唐先生於載籍無所不窺其編纂成書以數十計嘗語其徒曰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之諸史可以見古人經綸之跡又次則載諸世務可為應用資者數者本末相輳皆有益之書餘非所急也所輯最

巨者有左編右編儒編詩編文編稗編凡
六種世所行左編文編稗編餘未出也司
成劉公㓜安朱公文寍頃蒞南雍業以正
學爲多士鵠矣已復欲以經濟導之則取
右編刻焉余藏先生槀本部分未定且漢
唐名奏遺軼尚多㓜安因擇其要者補入
而緒正校讐則文寍有力焉刻成俾余爲

序

余惟學者患不能讀書能讀書矣乃疲精力於雕蟲篆刻之間而所當留意者或東閣而不觀亦不善讀書之過矣夫學不知經世非學也經世而不知考古以合變非經世也古之善醫者於神農黃帝之經方秦越人之難經靈樞甲乙葛洪陶隱居之所綴緝咸洞其精微其於簡策紛錯黃

素朽蠹老師或失其讀與曲士或竄其文者無不貫穿而辨晰之矣又必樂義附事急於主人而亡虞主人之奪稍斯能動而得意攻邪起仆如承蜩而掇之也藉令不由經論而以情揆疾曰古法新病不相能也而第多其藥以幸有功則相率以趨於競而已是編自周秦以迨勝國任士之所

勞謀臣之所畫凡為醫國計者班班在焉中間矯拂嗜欲指陳利病與辨別忠衺而處其進退人主虛心采納而言者亦精意體國不啻燭照數計然何其盛也即有言未忠忠而未盡用者其田隱蠱壞之狀亦因可考見而無所從邈蓋非特得進言之法寔善敗得失之林也其可忽諸語云學

書紙貴學醫人貴夫執古之法而不知變者非也懵於古學而徒貴人以嘗試其胸臆非之非者也學者奠無蹈其轍必以此編為嚆矢矣

刻右編敘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撰

右編者取右史紀言也余遊南雍之一年從太史焦公得抄本讀之知為毘陵未竟之業會太史居在秣陵而少司成朱公適来曰略倣先生左編義例部勒銓補為四十卷其例起治道而君相而宮闈而方國

而四夷而六官政事無不備載蓋宇宙一大機局也益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余謂謨訓亡然後奏議作漢去古未遠賈陸鼂魏之流圖事揆策詞約事詳遠者僭秦爲喻近則條上故事爾然匡衡劉向稍引經術陳實諸人危言憤𤼵終漢之世蓋三變焉自是以降陸贄李德裕並以事理建赤

懺于唐然攜李資皇之懇切終不足以當衡山之密語則所遇使然哉宋人連章累牘其指次何遂有加于漢之前箸而恢以議論雜以援引斯又封事之一變矣蓋諸儒沿江都之策而益謹其防於是人人重于典要略于機宜迺其經德不回蓋亦有足多者斯亦歷代之升降乎然余嘗臚列

往事列吹果泰一一而辨之大抵宣明通
達之論極盛于開天大暢于中興至於久
安之後恆落落焉此無它故人情晨起則
振衣次則新沐開天中興之際斯其時哉
斯其時哉中寺而涉世之小康愚者偷巧
者諱汙稠之士好言無為人主亦習于豐
亨而畏咎曰當斯時也即有深慮知化之

言卑遠擯弃者亦能言有不言而悔無紗
言而懟有言不必應而安無先憂過計而
反以爲可恨至今一一按求之宇宙之局
面明指之精神躍然了然于心目之間得
者可失理者可亂存者可云而所以得所
以救敗且已者亦即在于擾攘艱危之際
謂其人而非聖人也則可謂其言而聖人

厭易之則不可則是書之輯又豈偶然哉
盡最詳于唐宋而宋家回伏朽蠹之狀尤
與
國朝相近不可不細讀嗟乎事出料外理
在圜中神明濬于巧心變化因乎方策偕
先民之班班者坐而收之不出户知天下
其視空談勦説白首竆年而無當實用者

之外虛實縱橫道固相似即以為天下能事盡畢于此亦奚不可是故能者即異為同不能者執同成異淊曷病哉太學之教原本明德而推極于治平故指不足以析性命言不足以闡經濟則學官不列唐先生之為茲編與二三君子删補考校發為義例蓋並以世局為經古人為緯思深哉

其有功于得失之林邪雖甚賢哲會此何
適焉即以列于學官可已編凡四十卷二
千六百一十葉主校閱者丞武君紹祖博
士董君應舉林君堯都六館先生姚君光
胄江君時中莊君毓慶陳君勳沈君琉李
君諫陳君禹謨陳君繼芳石君雷董刻者
儁張君本陳君桂林而別屬秣陵諸生沈

朝陽蒐遺匹謅歲乙巳長至書始成

右編序

明南京國子司業吳興朱國禎撰

謨訓誥命之辭薦至雅馴其臣精心以行吳其君虛已以受咸三五之際于斯為盛自情偽日闢變故日新議論日益熾闢者巧之竇也新與熾者厭之媒也衰周之亮直無餘七國之淊滛莫救于是董江都賈

太傅以天人治安之説倡而後岀豪傑之士敦誨之儒凡效忠于國者率以章奏進上下二三千秊其人其言至不可枚舉荆川先生部分裁剪輯右編一書以資經世之局大司戎劉公得其本賞之再爲訂補勒成完書刻之監中不侫禎受而讀焉嘆曰此請獻之凖繩而學士大夫進退馳騁

之凋斁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先民
之事則干其燦然者矣凡人匡披肝瀝膽
觸倭批鱗慮人所不及慮譚人所不敢譚
當其時投契者十一齟齬者十九或猬與
衆違蹤與親違甚者天與人違迂濶狂悖
之誚無所不至迨夫事機已形徵驗不爽
如霜之必氷如雨之必淄又靡不咨嗟歎

息憐其忠而恨其晚與豈偶然之故哉天下有聖人之人有聖人之心與言心之精微非言之所能盡也而言之精微抉造化之秘洩朕兆之萌肖心而出而人亦莫知其然也天地間一種靈明之氣鍾于人人得之而以舌與筆操國家得失理亂存亡之數知者能言中庸者亦能言在位者能

言且謬以為無所當而不試不試則不表見故晏安無事之旋治之終亂之始也曲突之計無功燎原之勢已極於是剖心瀝血解衣伏閤之徒譏切利害照耀天壤片言千古遂與謨訓爭烈雖其言至今傳而終不收補天夾日之功由斯以談所謂一言九鼎豈虛語哉斯又叔季之明徵一代

之升降也劉子曰余讀右編輒撫卷太息云往余聞學士家言神明在人拘方者格泥法者窮嗟嗟是禍天下之言也語不云乎前車不遠覆車繼軌是故兵之圖奕之譜醫之方治亂之鑑自三五而還其有能違之者否邪夫伸者引之緒也類者觸之機也奇正能生變而變不能出於于奇正

竟何如也葢先生原以奕喻藥先生以傍觀喻僕先生以醫喻而不倭又以地局喻地之吉凶眞偽著書者最多舊讀一一可覆雖有慧眼不曠覽原隰興衰之故取諸家之書而繹之亦終歸于師心而杜撰奕之譜也醫家形家之書也治天下之有章奏也一也假如有謀王斷國之才而未睹

斯編其於學術竟何如矣

右編總目

工　營建　屯田　河工

右編總目終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一

治總一

荆川先生右編卷一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日甯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治總一

至言　　賈山

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前氣而不用繩墨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以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餶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一作構轉)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

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婾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

從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
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
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
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
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
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盛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

觀篇附梅福上書意略頗同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陳政事疏　賈誼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誼時為梁懷王太傅上疏陳時政

觀漢此文則捆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曰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凡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

謂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

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illegible]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
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

蹟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彊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伍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

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踈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病非徒瘇也又苦䠋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
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
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
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
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
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

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只舉兩樣小事而風俗之極奢極靡處盡見矣）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加轉）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又折）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胡可

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
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
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
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廉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

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

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

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此節以三代對秦言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徹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誡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

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以禮法對說整齊）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

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

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說[illegible]遠不[illegible]

又[illegible]說

說罷人[illegible]之節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虖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恥俱苟
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

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

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盛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成功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

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巳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

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
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
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
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
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
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

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

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

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

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

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册之

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言天人而古今在其中）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法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典亡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illegible]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時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

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遠之遠也安所謬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闕誤）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

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
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
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
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
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

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故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

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賢良策　公孫弘

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問治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

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

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受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物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言世務書 嚴安

安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簇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

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恒簒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

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犬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息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弱六卿太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逆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言世務書　徐樂

武帝元朔初無終人徐樂上書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
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
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
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
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
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
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

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盛

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言得失疏　　王吉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王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窮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此服虔所謂以一貫之趣言）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大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卄後世奏疏分）條奏唯陛下財擇焉（故分行）

奏行便宜故事　　魏相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當坐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務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之者至春恐甚亾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上言政事　　貢禹

元帝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人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亾它賦斂繇
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
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
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
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
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

古以自飾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於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

三分去二子産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亾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條災異封事　　劉更生

更生後改名向元帝初即位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患苦外戚許史放縱中書宦官恭顯弄權欲白罷之遂爲所譖下獄免官以春地震夏客星見冬地復震乃上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

引詩書者當法此体

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
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譖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
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遊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混淆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
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
此後讒得截反覆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
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灾異數見此臣所
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
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
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
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併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臨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
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
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
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
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

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

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奏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政治得失疏　匡衡

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元帝問政治得失衡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茍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
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
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

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

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應詔策　　谷永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飾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

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内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内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内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

勉彊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郄不享之儀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供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脇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

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抑後黨
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於習善
在左右昔龍作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
敖驕怠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
亦維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
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
術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呈
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

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

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
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
小人惠於鰥寡未有德厚吏民而民畔者也臣聞灾
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
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灾異蜂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
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
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
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

言時政疏　桓譚

譚沛國相人光武時爲議郎給事中上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

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

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税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

買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日食疏陳三務　　馬融

融茂陵人安帝時爲議郎因日食求言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寅畏

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荅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爭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限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彗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爲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爲桓犯上郡并涼勤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

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
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脱目前皆粗
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
其遠則各相推不大疢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
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灾復異宜在於今詩曰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
政不用良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
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
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
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

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
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
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
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下弱以獲
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
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
貧苦長於撿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
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
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
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

能折衝禦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論灾異條便宜七事　郎顗

順帝灾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

思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盖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

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参察衆政以爲立春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

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州郡有生人豈得不歸咎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讐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

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
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禳灾延慶號令天
下此誠臣顓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
前華陽具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依憑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
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
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修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曾
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

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之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

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

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逹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

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推臣之言以悟陛下盡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

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

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
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
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
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
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
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
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
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

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祆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

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復條陳便宜四事　　郎顗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從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

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 陛下倦於萬機惟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靁出

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綱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明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灾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子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爲政所宜對　李固

固漢中南鄭人順帝陽嘉初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固對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

恩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
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
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
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
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
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
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
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

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宅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
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
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
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
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災異陳時事疏

劉陶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

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刑將安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大降災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亾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

知戚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中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

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政論　崔寔

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除爲郎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狀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
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袓决壞枝
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葢孔子對葉公以來逺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晋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値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鼻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

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條上七事　　　蔡　邕

將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

詔召群臣各陳政要〃已上封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去歲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
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生忌
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灾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傳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紀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黙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

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任州郡者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濫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其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宜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輕慁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

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上青蛇封事　楊賜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之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鬭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

則譊夫昌譊夫昌則芭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
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蜺變
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復諫疏　楊賜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
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
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埶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

之勢極槃游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影邪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愼貫魚之次無令媿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讟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申鑒　荀悅

獻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日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亾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

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
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
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